



而知远昔日亲切的老伙计、和这位《白兔记》（“四大南戏”之一）男主原型一样做过赘婿（变相）的郭威，在与知远次子、后汉隐帝承祐的大斗法中胜出，成为后周的开国君王。因出身贫寒、知晓民间疾苦，称帝后的郭雀儿“性既俭约，以身率下”“革故鼎新，去华务实”，口碑甚佳。

后周世宗郭荣（柴荣）早年间即被姑父郭威收为养子，怀“十年开拓天下，十年养百姓，十年致太平”之雄才大略，不失为一代英主。“接班”后，世宗剑指后蜀，收复秦、凤、成、阶四个州，稳固了在西南方向的局势；又三次出兵攻打淮南，占领南唐的十四州，饮马长江；然后收手，转而组织北伐，想先收复燕云十六州。这一时期，辽国由辽穆宗主政，此君荒淫无度、嗜酒如命，致使朝政紊乱、国力虚弱，中原王朝确宜趁机“反杀”。可惜，郭荣在北伐的过程中突然患病，回开封不久后驾崩。

荣之枯败让赵氏兄弟足以“欺他孤儿与寡母”，迎来“点检作天子”（大概率是 autodidactic）的“黄金时代”。待北宋初步荡平南北，剩下六国的末代统治者“齐聚”汴京，北汉刘继元被释罪后便干脆躺平、安于享乐，南平高继冲受朝廷安抚，任武宁节度使，治理江苏、安徽一带，南汉刘鋹远不如高继冲那般“忠心不二”，收到“再有叛逆定斩不饶”的告诫，仅最识时务、最晓尊卑的钱弘俶一人封王。虎子固然知道南唐后主李煜“唇亡齿寒”的警示绝非大言相骇，但跟北宋火并早已是无谓之举，本着保境安民的小国哲学，吴越归宋对老百姓来讲就是“最优解”了。入宋后，钱王子孙留下了包括《吴越备史》在内的许多记录，建构起吴越国深受群众拥戴的光辉形象。但欧阳修编纂《新五代史》却认为吴越国在境内横征暴敛，民不聊生。钱氏后人反

广顺二年（952年），郭威拜谒曲阜文庙。太平年里七情不上脸的冯令公，终于喜形于色，『儒』遇知音真龙。从『天子』兵强马壮者当为之，宁有种耶？』，到皇帝重新充分意识到文明与教化的重要性，强干弱枝、重文轻武的艰难转折，不是一蹴而就的。

驳道这是因为欧阳修与钱惟演（弘俶第七子）交恶，故意歪曲历史。

比照吴越，后蜀的孟昶与南唐的李煜可谓忧愤异常，同病相怜。孟昶抵达汴京后七日而亡，死因不明。南唐更作孽，其本在南方各国中最强大、最具统一全国的实力，开国皇帝李昪欲谋成熟时机，先一举搞定北方，再逐步收服南方的“小弟”们。然李昪死后其子李璟即位，这个战略没有坚持下去。伐闽攻楚毕竟“伤神”，契丹入主中原不得人心，淮北地区许多原后晋地方官和将领纷纷上书南唐，希望南唐出兵逐逐敌寇，但彼时的南唐已失北伐实力，眼睁睁地丢了国运。至宋太祖在位时，李璟子李煜一度去除“唐”国号，自称“江南国主”，朝中礼节、称谓一概降低，但所有的妥协退让，被一句“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”豪横地践踏于脚下。南唐覆灭后，大才子李煜对世事无常更有感触，词作风格自缠绵转向苍凉，甚至借由梦境结构对生命意识发出终极叩问。据宋人王铨笔记文集《默记》，李煜写下一阕《虞美人》追思故国后，宋太宗勃然大怒，数罪并罚，赐牵机药毒杀。

在《太平年》的人物主轴里，郭荣、赵匡胤、钱弘俶三位人君是推动新时代的力量，而历经数朝的两个老臣冯道和胡进思是贯穿

乱世的背景线索。胡进思手段狠辣，一切行为的底层逻辑，却始终围绕着保全钱氏基业与吴越社稷。“不倒翁”冯道侍奉四朝十君，虽在宋明理学的儒家伦理观中毫无坚贞气节可言，却因埋头实干不忘悲悯、生逢乱世看开“理想与生计注定漂泊”的豁达，博得了观众的正面评价。

“穷达皆由命，何劳发叹声。但知行好事，莫要问前程。”命如草芥的无序年代里，冯道经常尝试跟霸道军阀、无赖丘八乃至异族皇帝这些暴力的核心层讲一点道理、降低一些他们对民间的戕害。他给耶律德光戴过